

从灯光球场到厂BA

——关于株洲厂矿篮球的点滴记忆
徐永聚

“今天晚上在桥梁厂灯光球场有一场精彩的篮球比赛,是株化对阵株冶,6点半在小车库前坪上车,请大家踊跃前往观看,为厂队加油助威。”

1976年夏天的某个下午,株化生活区的高音喇叭开始播放看球的通告,一年一度厂矿职工篮球联赛又开赛了。在那个娱乐匮乏的年代,职工篮球比赛无疑是一场饕餮盛宴,不论大人小孩,都会踊跃观看。那个年代也没有外援一说,每个厂矿的队员都是本厂职工,只不过他(她)们基本上都是从省队或市队退役的职业球员,被招工进厂,越是福利待遇好的单位,就越能招到好球员,工厂效益的时好时坏也导致厂队的排名变化不定,没有哪个厂能够长期霸占前三名,前一年还是垫底的球队,第二年新招几个新鲜血液进厂就有可能拿到冠军。也因为这个原因,很多厂队之间都成了“劲敌”,场上一旦相遇,如火山爆发一般,有的是热闹。

株化与株冶就是这样的一对冤家,用现在的话说——那叫同城德比。株化与株冶的生活区只相隔一条马路(建设北路),厂区之间也就隔着一堵围墙,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两个厂的调皮孩子就隔着马路干仗,用弹弓互相射击,可是两个厂之间又是互相联系最多的,男男是株化的就在株化分房子,男男是株冶的就在株冶分房子,就是这样的一对冤家,在篮球场可是互不相让,一定要把你死我的话的才行,其火爆程度绝不亚于每年的冠军决赛,双方都以打赢对方为荣,套用广东省端午节龙舟赛的说法,就是可以拿冠军,但绝不能输给隔壁村。

每当双方正面对决时,两个厂的观众都是爆棚,株冶那时有上班的通勤车,带半挂的那种大交通车,一车可以拉上百人,而株化没有这种便利,但也不示弱,就用解放牌货车来拉人,双方都派出多辆车不停地往复拉人,到场助威。

这一次株化对阵株冶的比赛是在桥梁厂的灯光球场进行的,这一年我初中刚刚毕业,依稀记得株化和株冶是争夺五六名的名次,两个厂的球迷观众把球场挤得水泄不通,终场前半分钟比分还是平局,最后是株化的高个子中锋(杨峰)主罚两次,第一个球没有罚进,罚第二个球时,我身边的一个大伯早就不敢睁眼看球了,他怕引发心脏病,背过身去,要我告诉他罚球结果,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欢呼,大伯还是不敢转身,他问我球到底进了没有?我告诉他:株化赢了。

球赛结束,双方观众各自找自己的厂车回家,不出意外,球迷之间又

是一场混战,赢家趾高气扬,输家怒气冲天,双方互骂,“治株佬”“化工佬”的叫骂从双方的车里不断发出,从桥梁厂一直到湘氨分路口分道扬镳后,才算告一段落。

如今回想这一往事,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属于那个年代独有的记忆标签——灯光球场。这个称谓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无从考究,应该是一个属于“大厂”的特殊标记,从“一五”计划开始到“三线”建设,每一个大型国营厂矿都是一个完整的小社会,医院、幼儿园、小学中学技校、俱乐部、灯光球场、商场、食堂、殡仪馆,从生到死,一应俱全。

打记起,我就知道这个地方好玩,那是一个除了俱乐部以外最热闹的场所,能在室外举行的大型文体活动都会在灯光球场举行,篮球比赛和篮球练习肯定是排在第一位的,厂内的拔河比赛是排在第二位的,其他的如趣味运动会、幼儿舞蹈表演,个别情况下还有文艺表演,当然每年春节期间的舞龙舞狮也一定是这里收尾的。

炎炎夏日,座无虚席的灯光球场上,拿着蒲扇看球的家长,一边拼命地摇蒲扇,一边为本队加油呐喊,每当进攻的球员到达篮下时,所有人都会停止摇摆蒲扇,眼睛盯着篮球,然后不管进球与否,蒲扇又会统一频率地重新摇摆起来,而小孩子们就是看个热闹,只要能吃到厂里自产的冰棒就好了。

岁月如梭,时过境迁,如今的灯光球场的命运和它的主体工厂一样。曾经轰轰烈烈的群众体育活动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式微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种职业体育赛事,坐在家看电视转播就行了,国内的国际的任君挑选,现在则更是方便,拿着手机就能随时随地观看各种体育盛况,只是总感觉缺少了一些什么?缺少了现场感,缺少了热血沸腾,缺少了烟火气。

幸好,我们遇到了厂BA。如今,历时两个月的厂BA已于近日落下帷幕,但其火热的氛围却一直萦绕于心。大型烧烤夜市、青春舞台,还有球星歌星助阵、烟花助威,更有央视直播,每场比赛都热火朝天,看晚了还会限流,人们情不自禁地为球员呐喊助威,为精彩的进球报以热烈的掌声,每节的短暂休息时间更是有精彩的文艺节目暖场,众多的市民纷纷携家带口来到体育中心,既可以看到球赛,又可以品尝各种美食,还可以参观工业厂史展览回顾历史……

但愿“制造名城 幸福株洲”能名满天下,但愿灯光球场的灯光能够长亮。



▲厂内的拔河比赛是仅次于职工篮球联赛的大型活动



▲在灯光球场参加篮球练习的厂内子弟



▲夏日夜晚,厂内子弟的篮球友谊赛

记事本

一个苹果

朱群

厂是个一千多人的大厂,从车间到食堂的过道两边摆满了两排长长的柜子。柜子像鸽子笼一样,上面编了号,从个位数到千位数。柜子是用来装餐具、日用品、水果之类的,每人都有一个小钥匙。其实好多锁都是坏的,往往一把小钥匙能开几把锁。柜子里都没放贵重物品,锁的好坏也就没人太在意。

我的一个小老乡的柜子编号是350,紧挨着的351是河南大嫂的。小老乡今年虚岁才17,初中还没念完,硬缠着我要出来打工。小老乡走路不像走路,都是连蹦带跳的,整个一个稚气未脱的孩子。说他孩子气,还在于他的嘴馋。河南大嫂高高胖胖的,黄黑的脸上一脸老鸹蛋子,她的老公是个精瘦的矮男人。

中午下班吃饭的时候,小老乡的钥匙错了门,走进了河南大嫂351的“房间”。小老乡到底是个孩子,见里面有几个苹果,伸手拿一个,往衣服上蹭蹭,正要往嘴里送,身后疾风骤雨般过一个声音:住口!不能吃我的苹果!断喝,吓得许多人扭头观望。小老乡笑嘻嘻的,哪听得进这话,还是一意孤行地要吃。就在苹果和嘴唇要接吻的瞬间,大嫂疾步上前,伸手去夺小老乡的苹果,小老乡身手灵敏如猴,一闪身,从大嫂的腋下溜走了。大嫂并不放过他,小老乡前面跑,大嫂后面追,大嫂还不时地喊“站住”。偌大的一个厂区,两个人赛跑似的在空旷的厂区“赛跑”起来。引来许多看热闹的人,人们知道事情的原委后,对河南大嫂投以鄙夷的目光:“嗨,一个苹果至于吗?”

小老乡跑得满头大汗,河南大嫂更是气喘吁吁,气上不接下气,脸也成了猪肝。不知从哪里蹿出大嫂的老公,那个精瘦的矮男人一脚踏住了小老乡。大嫂也赶到近前,一把夺过小老乡手里的苹果。“赛跑”总算结束,“观众”也要散场,忽见大嫂三步并作两步来到垃圾桶跟前,把从小老乡手里夺来的苹果扔进垃圾桶里,围观的人开始往地上吐唾沫:“什么人呢!扔了也不给孩子吃!”

之后,我很少理这对河南夫妇,有几次他们想和我说话,我都装作没看见。那天大嫂的老公终于在厕所里挤住了我。他说,我知道你们都看不起我们,可我们不这样做不行啊,我老婆有乙肝,还没好利索,怕传染人。

随笔

悠远的暑假时光

董学军

人到中年,一提到暑假,真是既熟悉又遥远。

记忆里的暑假,好像都是盼来的。暑假都在盛夏里,现在仔细回味,旧日的盛夏好像没有现在这么炎热,家里没有电风扇、空调,一把芭蕉扇就过了夏天。

父母白天上班,便只能把我和弟妹三人送到城郊的爷爷家过暑假,我们仨得天地利,疯了一样玩耍。

说来真是奇怪啊,上学的时候天天早晨不爱起床,可是到了爷爷家,早早起床,跟着爷爷去地里摘黄瓜、西红柿。在家里的时候我连一只潮虫都害怕,看见菜地里蠕动的青虫我居然也能“宠辱不惊”,西红柿摘下来随手擦一擦就大口吃起来,活蹦也自来了。

午后时分吃过饭,奶奶是绝不允许我们出去的,洗把脸、擦擦脚,把我们仨“按”土炕上午睡。可是哪里能睡得着呢,门前树上的蝉鸣声,老猫在房檐上来回穿梭声,风吹得屋门“吱嘎”响,飘动的窗帘,就仿佛有“八爪”挠心,辗转反侧。直到听见奶奶去了厨房,洗了瓜果,盛好晾凉的绿豆汤,一一摆在小木桌上后,我们便知道终于可以起床了。吃了瓜,喝了汤,奶奶便由着我们去疯了。

从午后开始,气温逐渐下降,体感舒适了许多。和邻居家的小伙伴们去河边摸鱼,去上树,去追着狗子跑,也没玩出什么花样,就是无聊地到处玩,但就是开心。

晚饭是一定在院子里吃的,一张小

小的木桌,桌上都是那时候夏天最常吃的饭菜:西红柿拌白糖、拍黄瓜、蒸茄子、西红柿鸡蛋汤、肉地豆角,趁着爷爷不注意,偷偷沾一筷子头白酒尝尝,辣得直吐舌头。特别爱吃奶奶做的过水面条,拌上香喷喷的卤,搭着奶奶自己腌制的糖蒜,多年后一想起还是啧啧感叹。

晚饭奶奶收拾妥当,我们就在惬意中度过一天中最美的时光了。

那时候的夏天,繁星满天,我躺在还留有白天余热的大青石上看星星,弟弟在爷爷绑制的简易秋千上荡来荡去,妹妹在和他争抢,猫咪在一旁看热闹。爷爷把他的竹椅搬到院子里,躺坐在上面吹凉风,奶奶给爷爷沏了茶,拿过一把芭蕉扇,坐在桂花树下缓缓地扇着。手巧的奶奶难得有闲,就地取材编一个手环、手镯给我戴上,惹得我和妹妹一番争抢。待天色将晚,奶奶端出晒了一天的一大盆洗澡水,给我们仨挨个洗一遍,抹上又香又滑的爽身粉,换上干净的小背心小裤头,美美地进入梦乡。

那些个夏天是那么的漫长,那么的悠远。我真的好爱这样的时刻啊,一家人待在一起,好像时间都静止了一样。

童年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时光,是在“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快乐老家,蛙声蝉鸣犹在耳畔的漫漫暑假里。童年的暑假,是由几朵冰棍、拔凉的瓜果、蝉鸣蛙声、漫天飞舞的蜻蜓蝴蝶与萤火虫,以及无垠的幻想、大把可挥霍的时光组成,绘成我闪亮的童年夏日。

旧事

采访本的故事

朱振林

儿时的我向往大海,向往战船。总是梦见自己伫立在甲板上,舰艇乘风破浪,海风吹乱我的头发。这情景一直在我脑海里萦绕。

1981年10月底,17岁的我应征入伍,如愿成为一名海军战士。面对梦寐以求的战舰、蔚蓝色的大海,心潮澎湃的我,拿起笔来描绘水兵的精神风貌,也时常有些“豆腐块”见诸《解放军报》《人民海军报》,战友们亲切地称我为“水兵记者”。

1984年5月,我被部队选派到海军南海舰队广州基地政治部举办的战士报道员新闻写作培训班学习。《人民海军报》驻南海舰队记者站站长江卫阳给我们授课时勉励我们要勤学苦练,多写身边事,写好水兵故事,力争人人都成为合格的“水兵记者”。参加培训前,我写了一篇我们艇上炊事班长陈镇盛为保证出海训练的水兵们吃好好饭,想尽办法弄出多种口味食谱的故事。江站长看了这个小故事后很高兴,鼓励我要多宣传战士们的闪光点。培训结束后,他还代表海军报社领导赠送我一个采访本。这个采访本长100毫米,宽75毫米,塑料封面和封底均为蔚蓝色,代表着大海的颜色,封面除了印有毛泽东主席为《人民海军报》亲笔题写的报头“人民海军”四个字外,还有波浪、舰艇、导弹以及“人民海军”的汉语拼音等图案,封底印有“人民海军报社赠”字样,内页纸张宛如浪花般洁白。我如获至宝,将那个采访本小心翼翼地装进挎包,心中的喜悦无以言表。

我舍不得用那个采访本,用报纸包好放在床头柜里。期待今后谈恋爱了,如果女朋友爱好写作的,就将这个珍藏的“宝贝”当作礼物送给她。

1984年7月,我从舰艇调到团政治处负责新闻报道工作,那时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读书、看报、采访和写稿上面。1984年7月至1986年9月,两年多的时间里,我所采写的新闻稿件先后有80多篇被《解放军报》《人民海军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南方日报》《广州日报》、广东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采用,部队先后两次为我记三等功。

1986年10月,是我服役的第5年,面临退伍还是留队的选择。随舰艇出海走向深蓝是我的夙愿。可是家里有困难,父母多次来信催促我退伍。经过艰难抉择后,我婉拒部队首长的好意,放弃了保送到海军武汉工程学院深造的机会,脱下心爱的水兵服,回到了阔别5年的家乡。

退伍后,我进入铁路工作,在株洲车辆段从事列车检修工作。我利用业余时间给报社写稿,班组的好人好事、车间的安全生产、段里的技术创新、生产经

营、重要活动等等,都是我报道的对象。当年我所在的株北到达场因驻地偏僻,交通不便被人戏称为“株洲的夹皮沟”。3个同事住在一间单身宿舍,没有书桌、凳子和空调,夏天还有蚊虫叮咬,写稿环境甚是艰苦。我坐在小凳子上,把稿纸铺在床上,将初稿反复修改,再一笔一画地填写在方格稿纸上。走完审稿程序后,再送到株洲车站收发室,车递到《人民铁道》和《广州铁道》报社,发往地方报社的稿件则要去邮局邮寄。我采写的稿件先后被《人民铁道》《广州铁道》《湖南日报》《株洲日报》等媒体采用,曾多次被段党委评为优秀通讯员。班组的同事同样亲切地称呼我为“朱记者”。依靠在部队养成的良好作风和敢于接受挑战的精神,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再苦再累我都坚持写稿,车间党支部还任命我为通讯报道小组长,没想到这个小组长一干就是7年。

班组冯师傅喜欢我的好学、勤快,热心为我介绍女朋友,第一次相亲就成功了,遗憾的是妻子不是“文艺女青年”,虽然她对我写稿不感兴趣,但她对我从部队带来的物品视为宝贝,一一为我收藏着。我们先后搬过3次家,我的采访本、退伍证、水兵服都被她完美地保存着,让我颇感欣慰。

后来,段领导将我从事车务岗位调整到保卫科内勤岗位。通过3年的努力,我从助勤人员成为一名保卫干事。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当年年轻的水兵战士现在步入到中年大叔的行列。说句心里话,正是那个采访本给了我无穷的动力,每当看到它,我就会想起部队首长的叮嘱:发挥自身特长,退伍不褪色。这个采访本我已经保存39年了,虽然经过时光侵蚀,白色的纸张都已泛黄。当很多往事都变得越来越模糊时,而那段在军营的青葱岁月,却始终像明亮的星星,闪烁在我心灵深处。感谢部队这所大学给了我机会,培养了我,成就了我。

这么多年来,我用过无数个采访本,但这本我一直舍不得用,那段当兵的经历,也将一辈子珍藏在心底。



珍藏至今的采访本